

## HuZhanfen

## “斩首”镬盖头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我今天就和它杠上了。

我说的是锅盖。一只搪瓷烧锅的锅盖。论年份，也跟着我们三十年了，当年拿粮票和“卖蛋女”调来的。烧锅颜色真好看，秋香绿的，一种兼有黄味和绿味的复色，比黄幽深比绿雅致，成熟而文静，只可惜那玻璃锅盖一直和我们过不去。

不知何时开始，锅盖的锅钮（沪语‘镬盖头’）忽然松脱，无风自转像个陀螺，想换个新头，但旧的拆不下，吊筋螺丝滑了口，十字螺丝刀上去，就像老太的牙口啃冰坨。用老虎钳钳它，却是个滑头，鲫鱼背一样。

懊恼了多日，忽然想到，何不买个新盖？旧的早该丢弃了。

我为自己的决绝而得意，量好尺寸去市场一张，有直径18厘米的，也有20厘米的，就是找不到我那19厘米的！便拿了18厘米的回家将就一下，但一比画就泄了气。忒小。

至此我一股毒气全部呵在镬盖头，决定：保留玻璃，动用

台虎钳粉碎这黑黢黢的总货！没承想，那镬盖头不会是军工材料吧，强大的台虎钳把它钳得高度变形，都面疙瘩一般了，还是不碎！

我还真和它——不，应该是它还真和我杠上了？

显然，焊枪不能烧，若用火攻，玻璃盖必炸，那就锯。台虎钳死死钳住，给以金工车间的老钢锯。

可我说过了，它不会是军工材料吧，钢锯上去，狠狠地抽拉，居然也频频打滑，只留下一条条白痕。

一刹那，倒让我想起了关汉卿的那首《一枝花·不伏老》——“我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响珰珰一粒铜豌豆……玩的是梁园月，饮的是东京酒，赏的是洛阳花，攀的是章台柳。我也会围棋、会蹴鞠、会打围、会插科、会歌舞、会吹弹、会咽作、会吟诗、会双陆。

你便是落了我牙、歪了我嘴、瘸了我腿、折了

我手，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征候，尚兀自不肯休！

则除是阎王亲自唤，神鬼自来勾。三魂归地府，七魄丧冥幽。天哪！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！”

最后一句公然号召娱乐至死，当然勿作兴，但一只小小的几近邪恶的镬盖头居然百毒不侵，油盐不进，米粒之珠，也放光华？不由得你怒从心头起而恶向胆边生，立马找了汽修厂的朋友张工，张工轻蔑地一笑，顺手把它丢进了锻压机，那可是对付钢铁零件的，然后点了电门，只听得“嘎嘎嘎……”嗨，那小恶魔再次变形，直到像只烂番茄，竟然还不散架。

再施压，只恐玻璃完了。

挟持了玻璃盖当人质，好个镬盖头啊。现在轮到张工郁闷了。他蹲着，掂着，嘟哝着，辨析着化学与物理的路径。

那货究竟什么做的？像一颗顽痔。材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，似橡胶，非橡胶；似胶木，非胶木；似锻钢，非锻钢……作死啊，一个镬盖头要做到如此极

致？！任你东风吹，战鼓擂，它到底还是谁都不怕谁。

忽然，张工注意到砂轮机。他瞥了我一下，恨恨地一把抓过那货，两人会意地点点头，“嗤……”地就切割上去了。

此乃手动的砂轮机，砂轮薄如刀刃，但凡装修，它的噪音一定最响，尖利而狂野，“不知什么材料做的”镬盖头照例擀了一下，但迅即崩溃，现出一条丑陋的凹槽，原以为就此可以剥离，然而休想——钢凿打入凹槽猛撬，镬盖头仍牢牢扒着玻璃盖，恼得张工性起，抓过砂轮机，一阵狂割，把个镬盖头切成了井字形，钢凿插入，发力一撬，“噗！”镬盖头当场五马分尸——“这真叫给脸

不要脸，逼你下杀手”！张工气咻咻地说，我赶紧谢他，顺便也了一下大卸八块的镬盖头，习惯地丢了一句沪骂：蜡烛！🔪

### 挟持了玻璃盖当人质，好个镬盖头啊。